

# 古人“高考”比今天难十倍

又到一年高考季,考生们压力山大。其实,古代的“高考”即科举考试可以说比今天难上十倍。但考试再难,也总有学子能够见招拆招,胆大心细,越战越勇。

## 意志力的比拼

古代“高考”，第一个难关不是试卷，而是考场环境。明清时期，进场的时候，为了防止作弊，考生们必须排着队，一个个脱光衣服验身，查清楚有没有带小纸条，平均一个考生就要耗上大半个小时。进去之后，是一个个小黑屋，叫“号房”，跟监牢似的。带着笔墨蜡烛和干粮进去，一坐就是一天，第二天早晨才能出来，中途睡觉连床都没有，只能拿两块木板拼起来凑合着用。考生也可以在里面上厕所，可是房间严密，夏天不能透风，冬天不能生炉，温度不适，气味不宜，和现在舒适的空调相比，真是天上地下。



明清科举要考八股文。全文要分成八个

部分写；每一个观点都要遵循“高考宝典”即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去拟；文章后四个部分，要分四段，每段必须有两段对偶排比句。格式要求非常严格，可谓“戴着镣铐跳舞”。除此之外，考题数量也非常巨大，以明朝乡试为例：第一场，先一口气写7篇论文；第二场，1篇政论，5篇判词，再加1篇公文；第三场，再写5篇时政评论。明朝有诗形容科举：三场辛苦磨成鬼。能全程咬牙熬过来的，真不是一般人，像大儒王阳明、大改革家张居正、大英雄郑成功、大名臣曾国藩等等没有一个不是凭借坚强的意志实打实考出来的。

## 考试不可儿戏

明末清初文坛奇才金圣叹，为人玩世不恭，在考场上常常不按常理出牌，专写“零



分作文”。他第一次参加考试，试题是《吾岂匏瓜也哉，焉能击而不食》，出自《论语》，意思是“我不是匏瓜，不是挂在那里给你们看的，是要给人吃的”，比喻一个人怀才而莫展，不愿看而不可食用。正常做法，当然是就题论事，写一篇潇洒雄文。可金圣叹偏偏不走寻常路，在试卷上画了一个光头和尚，一把剃刀。主考官问他这是干什么，他说：“这是匏瓜的第二形”。主考官大怒，结果可想而知。第二次参加科考，题目叫《吾四十而不动心》，出自《孟子》，原意是人到四十心如止水。金圣叹在试卷上连写

了39个“动心”。主考官又来追问，他幽幽地说：“孟子说四十不动心，即是说三十九岁之前必动心咯。”又被除名。

再一次岁试，题目是《西子》，要求考生评论越国派西施出使的史实。金圣叹提笔写道：“出其东门，西子不来；出其南门，西子不来；出其北门，西子不来；出其西门，则西子来矣！”故意把西施当西门的人，主考官见状，在卷上批道：“秀才去矣！秀才去矣！”最后当然又是名落孙山。如果当时要出一本《零分作文》，金圣叹的文章得收录好多篇。

# 稳健才能高中

每个人应对考题的方式都不一样，有的挥洒，有的稳健，但不管怎样，目的明确，头脑清醒才是关键。同样是才华绝顶的考生，苏轼比金圣叹要稳健多了。当年苏轼上京赴考，带了一肚子学问，可谓意气风发。进入考场后，他铺开卷子，一看题目，是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即“赏罚要厚道”。苏轼马上审题：题目出自于《尚书》，体现了典型的儒家思想。“刑罪上有疑问，就从轻处理；奖赏上有疑问，就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，这是最忠厚的做法”，可以显示当朝者的仁厚治天下之风。文章主题确立之

后，文字风格怎么定呢？苏轼左思右想，忽然想到了出题人——欧阳修。这位主考官最反对华丽花哨的文风，提倡写文章要浅显明白，用平实的文字表达深远的思想。

苏轼当场决定，放弃啰嗦的理论，用两个具体故事作为论据，干净利落地论证文章主题。

最后，答卷果然被欧阳修一眼相中，荣登进士榜。战略上轻视，是一种胆量，战术上重视，是一种负责。多年苦读实在不容易，既然有心一搏，就要收起玩心，全力以赴。



# 遇事不可慌张

人生不完美是常态，考场上遇到难题也难怪。对今天的学子来说，难题也许是卷子末尾的大题，而对古代学子来说，可能就是皇上的“刁难”了。相传清代乾隆年间，江西有个书生叫刘凤诰，勤奋好学，乡试、会试连连及第。可惜他相貌丑陋，只有一只眼睛。按照当时规定，五官不全者是不能及第入仕的。好在当时会试的主考官是个惜才之人，硬着头皮禀告了乾隆。乾隆不想被嘲笑“以貌取人”，只好亲自上阵考验一下这位南方丑儒。



殿试当日，乾隆帝高坐龙椅之上，一见刘凤浩的长相，心里不免有些轻视。他一摆折扇，念出一句上联：“独眼不登龙虎榜。”

在场的人一听，知道皇上在暗讽刘凤浩独眼，都替他捏了把汗。岂料刘凤浩不仅没被吓到，还挺胸昂首对出下联：“半月依旧照乾坤！”乾隆帝见他如此气魄，顿时刮目相看。沉吟半晌，又出句：“东启明，西长庚，南箕北斗，朕乃摘星汉！”刘凤浩不卑不亢，马上接招：“春牡丹，夏芍药，秋菊冬梅，臣是探花郎！”乾隆帝大喜，当场钦点刘凤浩为殿试探花，登上金榜。遇到难题，无须阵脚大乱，稳住气势，保持信心，说不定就文思泉涌，柳暗花明。

## 谦虚胜过浮躁



考场上还有一条打不破的真理，就是切忌浮躁。传说唐代有个秀才，才华横溢却骄

傲自大。一次京城科考，洋洋洒洒，自感考得不错。考后游玩，遇到一算命先生，上前让其测测名次。算命先生看了他一眼，说，请在纸上写一个字吧！秀才挥笔而就，在纸上点了一点。先生摸摸胡子：你有望考取一等。秀才乐了：一等榜首吗？先生摇头：结果出来就知道了！后来，皇榜告示，秀才是一等第一名。秀才去找算命先生：“我一向文才极好，‘点’是‘文’字的第一笔，所以才写了这一点。”为什么现在反而是一等最后一名？”算命先生笑了：“这一点，固然是‘文’字的第一笔，但也可以是‘等’字的最后一笔呀！我先前见你写字的时候，

洋洋得意，心浮气躁，就知道你虽有才华，却只能是一等之末。”

唐代大诗人温庭筠，年纪轻轻就写得一手绝好文章，可惜性格也比较恃才傲物。他年轻的时候没把科举当回事，总觉得有啥时候思考，皇帝的乌纱帽就啥时候给，于是一直玩了几十年。直到了快 40 岁，玩够了，才大摇大摆走进考场，开始人生中第一次“高考”。可等他是把科举当回事了，科举却不把他当回事，一直考到 56 岁，都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弄进进士榜。考场上，信心和虚心，两者都必不可少。

王睿卿 整理